

(上接第2版)

### 好故事要有好讲法

何建明:

好故事必须有好的“讲法”,才能配得上“好故事”。这话的意思是:你有一个好的题材和创作志向,但你如果不会用很好、很精到、很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手法,素材再好也等于零,因为你把好故事“讲”得乏味无趣,既浪费了好故事本身,也消耗了读者的时间和感情,没有人买你的账。每个作家都有自己讲好故事的经验,我自己的体会是:你得用心、用情、用精气神、用巧劲,全身心地“讲故事”;你得对“故事”本身提炼、加工,直至“无路可走”的努力境地;你还得将心比心地站在“听众”的角度去感受和追求表达样式。2008年在参加汶川“5·12大地震”写作时,几百、几千写作者同时扑到这个事件上。怎么去“讲”好这个人人皆知的故事,便成了很具挑战性的事。后来我选择了用“头七”、“断七”和“百天忌日”三个不同的时间段的震区现场镜头作为开头,又用一条狗、两条狗和一群狗作为结尾,当然还有比较厚实的内容篇章,创作了《生命第一》这部作品。需要强调的是:报告文学作家是“讲中国故事”讲得最多、也是最具潜力的一个特殊群体,全社会应当向他们致敬。

徐刚:

农人播撒种子的时候,便种下了故事和词语。在更加广阔的大的荒野,那些知名及不知名的树木荆棘、山花野草,在人所不觉时萌生新枝了,开花结果了,我们找不到播种者、耕耘者,或许这就是大地的秘密。大地为万有,大地的秘密是创造的秘密,创造的秘密是生命的秘密,生命的秘密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后的秘密。

大地源源不断地涌出故事和词语,但需要人去撮拾、讲述。以最生动的语言说出大地故事的人,不是诗人和作家,是农人,是深山老林中的护林员,是中国风沙线上种草种树的人。而诗人和作家只是从他们的言说中被感动,隐隐地触及心灵深处对本质的思考书而为文,发而为声。1987年,为写《伐木者,醒来》,我到武夷山采访陈建霖,他给自己刻了一方印:“狗官”,他说有两层意思:其一,“我是武夷山的看山狗”,谁砍树就咬谁;其二,“我作为一个科长小官连狗也不如,没有树武夷山就是荒山。官有守土之责,守土就是守树守草,现在的官吃喝、贪腐、开会、说空话废话的时候,树倒下了,九曲溪没有水了。”我没有见过一个人为了山、树和心痛哭流泪的,陈建霖用自己的工资,按树木大小换取山民刀下留树。这样做的后果是砍树者越来越多,他的钱花光了,他甚至抱着一棵树不让人砍伐,到深更半夜还是被砍伐了。多少故事、多少词语通过陈建霖从武夷山涌出,从九曲溪流出。我将他的故事印迹于《伐木者,醒来》中的一章:“中国:一座山和一个人的困惑”。

徐剑:

中国作家不缺技巧、也不缺技术,甚至不缺想象,最缺的是生活,是从生活之中发现精神禀赋、品质的能力。现在报告文学最受人诟病的就是文学性的缺失。过去报告文学作家写一个重大题材,往往只重事件,忽略了人物,我以为中国故事的姿势,应该得益于文学姿势的改变,应该以文本为经,人物为纬,人物命运情感沉底。小说也好,报告文学也好,都是围绕一个故事、一个结构、一个叙述,报告文学长期以来,结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我个人的创作中,2004年从《东方哈达》开始,结构不断鼎新,上行列车和下行列车双线并行;《冰冷血热》采用女儿短信与我联系的附线和冰雪主战场的主线叙事;《农业负荷》中有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的五行阴阳结构;《雪域飞虹》是直流阴极、阳极正负结构,《浴火重生》则是天坛、地坛、月坛、日坛、社稷、人间分坛,主线五个家庭四代人的百年沉浮,背景满族从阿尔山的鲜卑开始的历史。最近写的八廓老城改造,则以廊廓、八廓、林廓的三条依次转达的转经之道,转出一条八廓街的持久不变,变的则是苍生百姓。同时,报告文学的写作也要瞄准人物,抓住人情、人性和命运的落点。把写作的视角聚集到人生、命运,人的处境和人类的前途之上,甚至是死亡。写人情之美,写人性之枪,写命运之外,发现生活之坚,生存之难,死亡之美。大时代的变迁,必然折射到个人命运之上。

再就是要回到中国气派和中国叙述风格上来,这些年,我自觉从中国古代诗词歌赋和散文话本笔记小说,甚至是从性灵小品文中吮吸营养,努力学习中国古汉语的高贵简洁典雅和韵律之美,尝试写旧体诗词,甚至写半白不文的散文小品,洗练自己的文字,回归中国文学的道统和法度,在中国故事写作上,尽量写出文学的大气绚烂以及中国风格之美。

丁晓平:

讲好中国故事,要求作家把握好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从而使作品完成能量、动量和质量的转换;在创作方法上要把握三“视”——仰视、平视和俯视,使得作品拥有敬畏、

尊重和批判精神;在创作理念上要把握好三“观”——宏观、中观和微观,从而使得作品怀抱全局,有丰富的情节和细节;在创作态度上要把握三个关键词——宽容、局限和叙述,从而使作品具备大格局、大视野和大情怀。尤其是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更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记叙以及在史料去伪求真的过程中,必须要抛开个人情感的狭隘的判断,既求真更求实,也就是既要一分为二,又要恰如其分。

赵瑜:

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重视方法和技术,当前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问题,一些作品平庸而又粗糙,语言很不讲究,大量作品的立意从属于通讯报道,几乎谈不上文学作品所必须的艺术结构,这就不能征服读者。讲故事要符合东方中国的审美习惯,艺术审美也有特定的区域性。以汉语言为母语的中国人,这个庞大群体到底喜爱什么样的讲述方法,不接受什么样的叙事方法?这不是小问题。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学习一切好的方法和技术,真正做到能够讲好小说、好散文相比拼。

讲好中国故事,必须以人的价值为轴心,开掘人物所承担的时代性。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多年来的经验证明,好的文学就是人学,人与故事分不开。一旦离开这个东西,也就距离文学越来越远。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凡是站得住脚的都是围绕人物写矛盾的,我们离开人物,也就失去了长处,面对生活矛盾也该应付不了,但写出时代人物是作家的长处,是作品承载这个时代法宝。正因为写了人,我们才有可能驾驭这个时代,把握和读者的关系,而一般地写案子、写事件,都写不过生活,甚至写不过一个干部的回忆录。

### 中国故事应聚焦普通人

鲁光: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故事的人,30多年前却讲过一个中国女排姑娘奋勇拼搏夺取世界冠军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是“文革”结束后的百废待兴的年代。“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我随中国女排姑娘去过一回北京大学。未到二大门口,学生们就将女排姑娘们围得水泄不通。进了校园,女排姑娘就被学生们“抢劫瓜分”,东一堆,西一堆,狂热到极点。在礼堂里,女排队员被众人抬起来,抛向台下,台下的学子们将她们接住。那情景至今难忘。本定在礼堂举行的欢迎会,因为人太多,只好改到五四广场举行。“振兴中华”的口号从北大响起,响彻了神州大地。

1981年冬,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世界杯大赛。她们有志气也有实力登上世界冠军的宝座。这是一个中国体育界几代人梦寐以求的时刻。中央分管体育的贺龙元帅曾发出豪叹,“三大球不翻身,死不瞑目”。为了夺冠这一天的到来,中国女排姑娘和她们的教练艰难拼搏,作出了种种牺牲,付出了超人的代价。我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体育界,与体育界领导、同事和运动员一起做着重体育强国梦。在中国女排出征前,我到集训地湖南郴州与她们朝夕相处,亲身感受了她们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中国青年一代不如一代。我身边的这群中国姑娘,为了祖国荣誉奋勇拼搏,不拿世界冠军誓不罢休。她们不正体现出当代中国青年奋发有为的精神吗?于是,我产生了书写她们的冲动和激情。

这便是我讲述中国女排故事的那篇报告文学《中国姑娘》的创作背景。一个不善讲故事的人却讲了一个故事,回过头来想想,原因也许是,有生活,有激情,重细节,写人物。当然最主要的,是有一种非写不可的责任感。至于轰动效应,或者说听众众多,那是我讲的故事合民心,顺应了时代潮流。

马娜:

生活不是权贵者的诗篇,而是布衣百姓的悲欢离合。每一个普通人物皆生存于市井,他们像一只只闪着幽幽光亮的萤火虫,没有飞翔蓝天的奢望与渴求,没有炫目的粉饰与造作。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四季轮回里过着简朴的小日子,既有着丰收的香甜,也承受着生活的酸苦。他们身上发出的光亮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最真实的人性之美,本色地演绎着这个时代不同的故事。

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办法就是走近这些普通的小人物,既能察他们生活的苍凉,也感受那些平凡的喜悦;既能看到生命里的卑微,也能感受到灵魂深处的崇高。小人物生活在尘埃里、角落里、汗水里,在枯燥寂寥处,在华丽的背后,小人物的故事往往平常而质朴,你若熟视无睹,很容易悄然消失。去年10月18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我写的一篇关于一位新疆维吾尔族老人的拥军故事——《天路上的吐尔库》。文中的吐尔库老人既不是先进典型,也不是什么名人,而是千千万万维族百姓十分普通的一个普通人。他的拥军故事就是在新疆恐暴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形下,不畏不惧、坚持为部队传递消息,帮助部队看护树苗、栽葡萄、种蔬菜等。作品中的人物虽普通,但是同样能让读者感受到一个普通小人物灵魂的高贵,感受到一个普通小人物在面对恐暴势力的邪恶与维护民族团结时精神上的坚定与强大,以及他的质朴和善良所给予人们的温暖。我在创作时也是有些体会和收获的:与小人物的故事,往往不太会被人注

意,不容易被挖掘,甚至被发现时,也不会感觉有什么价值。吐尔库老人为部队所做事情简单、平常,但是当我像串珍珠一样,将一个个闪烁的吐尔库老人善良、质朴、爱之光的故事,用一条回荡着新疆旋律的艺术丝线串起来之后,就使得这位维族老人的那些小故事有趣并洋溢着美感,他的灵魂里所散发出的光亮更是熠熠生辉,温暖着我们每一颗善良的热爱和平的心。

徐剑:

因了这身军装,因了主旋律,因了报告文学之写作,可以说我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中国故事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既然每天都在面对中国故事,叙述中国故事,那么就要潜心研究主旋律的写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根据这些年来对报告文学写作探索的研究和实践,我以为讲好中国故事,最重要的是要调整作家讲中国故事的叙事姿势。中国故事的文学叙述,离不开强国梦、强军梦这些正能量的宏大叙事,报告文学作家在把握这些重大题材时,应该远离英雄创造历史这个惯性和怪圈,将叙述的姿势、身段降低,再降低,把叙事的探头对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既要至尊之人青史留名,更要为小人物长歌当哭。对文中的这些主人公、小人物,应怀着敬畏、悲悯的情怀。敬畏,不仅仅是报告文学这个门类本身的敬畏;悲悯,就是要对自己写作的主角,尤其是无名之辈、弱势群体悲天悯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将他们举过自己的头顶,提升到至尊至伟的角度来叙述。

我写青藏铁路《东方哈达》最难忘的就是两个普通家庭的命运,他们怀揣的是普通中国人的住房梦、孩子大学梦和晚年养老梦,结果母亲患了淋巴瘤,局医院的医生告知他们后,一家三兄妹将4年铺青藏铁路挣来的钱都给母亲治病了,失了住房梦,少了为孩子上大学钱,却收获了亲情。

还有中铁十二局的方文红和刘正道夫妇,也是我写人书中的人物。有一天,一位朋友对我说,你写的方文红得癌症死了。我当时非常惊讶,方文红才35岁怎么会死?我采访那年,丈夫刘正道上青藏线,方文红27岁,女儿4岁,夫妻俩说好了一个上山,一个留守在家带孩子。可是在格尔木开工仪式上,刘正道意外发现妻子来了,她将4岁的女儿扔给了母亲。后来,上海拔4700米的楚玛尔河,妻子上去一次,高反一次,到了第4次,终于留在了工段上。夫妻同工却不能同居,惟一的温存就是一起背靠背,一起看藏羚羊轻灵掠过,看可可西里的云卷云舒。有一个中秋节,昆仑山的月很圆、很低,我问他们为什么不给孩子打电话,他们说不能打,不然孩子那边哭,我们这边哭。小人物之梦,营构了中国大梦;普通人圆梦的故事,铸成了中国故事的史诗长卷。惟其小人物故事的精彩,中国故事才有持久的文学魅力。此乃是国家之梦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树,而非只是一些无边无尽的牺牲与毁灭、怅然与失落。不要认为主旋律就在宏大叙事,在处理重大题材的中国故事时,作者的叙述姿势,要站在低处,改高人一等的文学说教为促膝相谈,将中国故事的视角下移,改俯视为平视,甚至仰视,应从那些普通身上,感受个人希望之梦,与一个大时代、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之梦的一致性。

李碌璐:

作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我认为身边并不缺乏故事的素材,对于报告文学作家尤是。从绵长悠远的古代文化到现代中国一个多世纪的激流勇进,我们拥有着蕴意深邃、震撼心灵的中国故事。我们所欠缺的,是把故事讲好的能力。2014年8月我发表了题为《落寞夕阳——中国农村留守老人采访记》的报告文学。这部作品来源于我2013年的采访,这一年,我深入数十家农户、同吃同住,采访中有老人告诉我农村留守老人有三怕——“怕生病、怕过节、怕花钱”,这在我国偏远的西北地区更为突出。我所采访的陕西渭南,有300万农业人口,而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农村留守老人。在类似这样的中国乡村中,还有大批留守老人的故事,他们得到的社会关注和公益组织救助很少。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基本被遗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角落里,几乎没有人探讨他们的孤独、穷困和尊严的丧失。如今,农村留守老人的自杀现象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在以上的采访和写作过程当中,我时时感觉压抑,虽然稿件反响不错,但过后我却每每陷入低谷。发现和记录是我们的宿命,而记录和传播本身也是一种行动,或者说可以促成行动来改变社会。

### 中国故事如何面向世界和未来

丁晓平:

讲好中国故事,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把屁股坐在“中国”上。在当下,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面对“中国威胁论”和唱衰中国的文化侵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更加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把握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在1942年,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提出过“古今中外法”,强调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了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强

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讲好中国故事,同样也应该像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以中国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让中国走向世界,同时也让世界走进中国。因此,我们必须突破自身的局限,以世界眼光宽容异己。

现在,我正在创作长篇报告文学《1945·大国的博弈——波茨坦会议与我们的世界》,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背后的大国政治博弈,向人们说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如何纪念?如果我们的文艺作品仅仅停留在描摹战争、揭示苦难,那么我们还缺乏世界胸怀,还缺乏大国眼光。战争只是政治的继续,是政治的手段。我希望我的这部作品告诉人们战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看看二战背后的政治较量,也就懂得了今天的中国与世界应该如何保持和发生未来的关系。

王宏甲:

讲好中国故事,不光是写好反映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中西方文明在近代相遇,如果仅从经济形态看,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遭遇西方新兴工业文明的挑战,实际发生的剧烈碰撞远不止在经济、科技、生产方式和政治层面。它在中国人的精神、心灵所产生的渗透性影响,至今难以估量。从那时起,中华文明不仅遭遇西方的猛烈冲击,也为本国人士强烈质疑,乃至刨根论穷劣……至今仍有不少学者继续着这种“刨根论穷”的努力。近十年来,我越来越意识到,世界上存在不同的文化源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不同的文明观。我以为我们已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文明的时代,这并非一个命题,而是横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现实任务。就纪实文学领域而言,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写好反映当代现实题材的中国故事。

2013年3月19日,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重要讲话中特别讲了四个“讲清楚”:一是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三是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四是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这“四个讲清楚”都指向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而不是劣势。2013年我写了一部文著《中国现实观》,副题是:“一个民族的品质。这部作品是从追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尚书》开始的。在写作中我强烈意识到,祖国不只是一个领土的概念。一个民族的祖先拓土开疆发展至今的历史,以及这个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地域、人文、精神的总和,就是祖国。真正的祖国是文化,文化衰弱,民族就衰弱。一个人头脑里没有祖先的历史,没有对祖先历史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就没有精神上的祖国。因此,在当今中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的时代,讲好从古至今真实的中国故事,是当今的历史性工程,且任重道远。

赵瑜:

我自己写东西,常常刻意要求自己在这三个方面下力气:思想上不是触及了生活中的真相与矛盾,内容上是不是抓住了生动传神的时代人物,文本上是不是讲究了方法和技术。要想讲好中国故事,决不能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广大读者想从作品中看到真相和真实,如果我们有意无意地回避生活中的矛盾,或者浅显地接触当代社会的矛盾,读者是不会满意的。只有把时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写出来,敢于揭示矛盾的复杂性,竭力挖掘时代规律和突出现象,读者才会觉得阅读报告文学有意义,有价值。今天,读者的层次有很大的提升。对于读者来说,作品距离现实矛盾的远与近、深与浅,直接关系到报告文学的生命。读者所知道的东西有时候比作家写的还多、还深,怎么办?我们必须直面尖锐矛盾,敢于揭示生活的真实真相,报告文学才能走在时代前列。

王围平:

如何讲述中国故事是报告文学创作一道永恒的考题。现在有的报告文学创作仰仗材料的堆积,将公文式的语言径直挪移到文学家园之中,“冠冕李戴”,坏了文学的口味,整部作品“无故事”。有的创作过度“消费”故事,把故事讲得活色生香,太生动了,太像故事了,最终成了一个“伪故事”。在庞杂、立体、繁复的现实面前,尽管下了苦功夫,花了大力气,但还是逃脱不了“盲人摸象”的“魔咒”,难以掌握事实的全貌、穷究事物的本质。

在这个全媒体、自媒体时代,人们可以通过多样的技术手段去接近特定的故事,他们有自己的视角与发现,他们有自己的思考与态度,他们掌握的某个关键性可能恰好是报告文学作家的盲区。他们是“新读者”,有现代思维,有媒介素养,有个性意识……所以说,报告文学作家应该持有谦卑的姿态,要敢于、善于示弱,明了自己的局限。小说家可以宣称自己是作品世界里的“国王”,报告文学作家恐怕只是作品世界里的“宰相”,只能放弃全知全能的视角,把自己摆在恰当的位置上,有一说一,让故事以“素颜”的面目登场亮相。要化妆也只能是略施粉黛,妆容尽量淡一些。如果肆意给故事抹上“增白粉”、套上“增高垫”、洒上“添加剂”,虽然或许可以粉饰一时,最终却必定砸破自己的饭碗,损伤文学的口碑。

广告

**本期看点:** 中篇小说《我与世界的距离》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精彩再现,《雪土流虹》讲述特殊年代的女人命运;报告文学《已然熄灭的绚丽灯光》揭示华人杀女案背后的人生悲剧;短篇小说《才子佳人》揭开文人内斗的丑陋面目,《磨刀霍霍》描写好哥们如何反目成仇。散文《我所认识的美国人》以新视角透视美国文化。

**北京文学**

精彩阅读·2015年第四期要目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篇篇好看,期期精彩! 敬告读者:本刊每期160页,定价10.00元,全年12期定价120.00元。2015年度杂志仍在订,请读者尽快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如当地邮局不便订阅,可在杂志铺、当当网、卓越网和京东商城网购,或汇款到我社发行部邮购,我社将免邮费。本刊国内邮发代号:2-85。国外发行代号:M428。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

**现实中国**

已然熄灭的绚丽灯光——多伦多林珊杀女案庭审纪实(报告文学)……………胡彦鹏

**作家人情榜**

我与世界的距离(中篇小说)……………季栋梁

读季栋梁的两部小说试作(评论)……………李建军

**好看小说**

才子佳人(短篇小说)……………吴君雪

雪土流虹(中篇小说)……………张瑞江

磨刀霍霍(短篇小说)……………寒都

邓同学小说四篇……………邓同学

**新人自荐**

阿细上城(短篇小说)……………彭敏

消失在于书笈里的墨香(散文)……………师力斌

**文化观察**

“为什么再苦再累都要奔北上广?”问题讨论之四……………黄洋 孙劝论等

**天下中文**

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四则)……………杨超

守望的姿态(散文)……………熊君慧

山乡记忆(四题)(散文)……………何申

消失在书笈里的墨香(散文)……………林伟光

**真情写作**

记忆驿道(散文)……………李成琳

又见古时秋月明(散文)……………田毅春

严彬的诗……………严彬

昆虫记(外三首)……………沙白

**中华文学选刊**

LITERATURE

2015年第四期

**小说**

长篇小说 移民(下)(金城出版社)……………陈希我

中篇小说 甲午中秋(原载《中国作家》)……………何申

冬天我们去南方(原载《上海文学》)……………常芳

短篇小说 棉纺宿舍(原载《广州文艺》)……………李治邦

乱雪(原载《北京文学》)……………李跃群

**名家散文**

不能忘却的追忆(原载《人民文学》)……………陈忠实

**中华诗苑**

余秀华的诗(选自余秀华博客)……………余秀华

余幼幼的诗(原载《诗刊》下半月)……………余幼幼

霜扣儿的诗(原载《中国诗人》)……………霜扣儿

**佳作点评**

评《煤球李子》等……………本刊编辑部

**有价值的文学阅读**

主办:人民文学出版社 泰州日报社

地址:100705北京内大街166号 电话:010-65250342

邮发代号:82-497 定价:15.00元/月

**中山文学**

图书出版征稿

由中山文学院、南京远东书局有限公司组编的《中国作家文集》《远东书林》《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由国内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以精心编辑策划的高贵品质,赢得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现继续组稿:

一、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族谱以及书画、摄影等图书均可出版。使用国内出版社正版书号,独立CIP数据,图书出版后可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中心网站验证。常年法律顾问,陈德全

二、作者将定稿作品按照清、定、齐要求电邮或寄达编辑部,初审后即签订出版合同,出版周期为四十至五十个工作日。

三、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安排在《文学报》或《文汇报》《书周报》等报刊发布书讯,敬请关注。

四、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十多年来,出版的正版图书一直收费低廉。图书出版后,将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本信息长期有效。有意出版作品者请联系:

211106南京市江宁区胜太路77号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电子信箱:zs8588@126.com.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 / 52103958

**小说月报**

2015年第四期目录

**中篇小说**

树德桥……………(满族)叶广芬

白衣胜雪……………申剑

晒太阳的灰鼠……………普安

聋哑时代……………双雪涛

**短篇小说**

沈阳的蝴蝶……………林白

老灵魂……………(藏族)江洋才让

证据……………黄咏梅

月光……………漆月

**开放叙事**

科幻文学小辑

北京折叠……………郝景芳

单孔衍射……………刘洋

最好或最坏的未来(评论)

……………王瑀

**报刊小说选目**